

藝術經典

# 藝林烟雲

○ 唐吟方 著 ○

日官館  
清  
面  
吟方  
登  
科  
辛

橫江  
雙  
主  
春  
面

吟方  
不  
我  
信  
吟  
方  
居  
社



SPM

廣  
東  
省  
人  
民  
出  
版  
社

藝術經典

# 藝林烟雲

○ 唐吟方 著 ○

· 廣州 ·

SPM

南方出版傳媒  
廣東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艺林烟云 / 唐吟方著. —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 
2017.8

ISBN 978-7-218-11931-1

I. ①艺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书法家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现代 ②画家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现代  
IV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5855号

yi lin yan yun

艺林烟云 唐吟方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肖风华

责任编辑: 李怀宇  
文字编辑: 陈泽航  
封面设计: 张绮华  
责任技编: 周杰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 话: (020) 83798714(总编室)

传 真: (020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

印 张: 6.125 字 数: 148千

印 数: 1-5000

版 次: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6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(020-83795749)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

唐吟方，初名吟舫。1963年10月出生，浙江海宁人。

199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书法艺术研究室。

先后担任《文物》杂志、《收藏家》杂志编辑。

长期关注近现代艺术史、收藏鉴定史，并涉及研究写作，兼事书画印创作实践。

出版有《雀巢语屑》、《尺素趣》等。

# 序

薛永年

当代的艺术学界，新手辈出，新作甚丰，成果脱手亦快，往往大块文章。据说一旦有了选题，便以关键词检索的方式，通过网络平台或电子图书收集材料，收效快，斩获丰，极大地提高了速度。但是未免失去了传统做学问的从容不迫、细密精审与举重若轻。

传统的书画研究，总是要大量地阅读，大量地考察，从容地积累，进入研究对象的历史时空，感受研究对象的精神世界，在作者与时代、风格与世变、内容与形式、功能与趣味、创作与鉴赏、流通与收藏的关系中积累爬梳，探索固有而非臆造的内在联系。有些成果，并非鸿篇巨制的专著，而是吉光片羽的笔记。

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就在《香祖笔记》中，看到不少清代美术史料，后来在博物馆工作，对民国北方收藏家的最初了解，也得益于张伯驹的《春游琐谈》。不少有关诗词书画金石骨董的笔记，写书画人物栩栩如生，论艺术奥妙深入透辟。八十年代，金维诺先生就曾让我去请启功先生来给研究生讲讲“笔记与美术史研究”，以期从另一侧面获得历史的智慧、文化的积淀。

笔记体的著作，既是积学的方式，也是片段的研究成果。古人说，“积学可以致远”，读书也好，看画也好，访古也好，得益于友朋的多闻也好，只要处处留心，一点一滴地积累，学问就一定会做得扎实精致而别有所见，可以向专著发展，也可以直接问世，既佐谈资，也可为别人的

研究提供生动丰富的资料。

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唐吟方，属于60后的书画家，因出生在人文荟萃的浙江海宁，早得桑梓名宿指点，又多年工作于《文物》杂志与《收藏家》杂志，有机会广泛接触艺坛名流，了解艺林掌故，熟悉书画趣闻，也许受郑逸梅《艺林散叶》的影响，多年以前就出版了《雀巢语屑》，记载艺林的所见所闻，文词简练，叙事生动，缤纷多彩，趣味横生，早已脍炙人口。

近年，他又写成了《艺林烟云》，时间跨度，始于民初而终于当今，内容范围，囊括书画金石鉴藏流通，旁及诗词文史。有掌故，有趣闻，有鲜活的人物剪影，有生动的故事情节，有名人对工具材料的选择，有时风流转的叙说，有明人楹联的杜撰，有作伪秘辛的揭露……不乏宝贵的经验，多有珍贵史实，记述风趣，观察精到，有所褒贬，可谓集史料性、知识性、欣赏性、趣味性为一的笔记体艺文著述。

前些时间，唐吟方以此书征序于我，寄来了部分书稿。翻阅之下，发现所述《竹刻小言》油印本，恰巧舍下也有王世襄先生所赠一册。书中还述及了我题“仰止”二字的游寿书李峤及何延之一表一记的卷子，因此颇感亲切。不过，书中所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应邀为画家著文，总期望有代表性作品答谢，其实那只是一种愿望，所获无几。正好借此机会加以说明。拉杂写来，是以为序。

2017年元月25日

当代学人中王贵忱最喜自印书，手工线装，成书已十数种，如《可居室题跋集》、《于省吾先生书简》、《潘景郑先生书简》、《可居室印识》、《越南古钱集拓》等，印量极少，助印书者杨坚水，梓有《岳飞百图印谱》。贵忱喜以自印书赠友人，得者宝之，视为当代线装书珍品，又有人称其为书林新善本。

2011年10月沙曼翁以九十六高龄去世，《苏州日报》辟半版报道此事。记者电话采访曼翁学生言恭达，言以忙婉拒。按苏州为历史文化名城，当地媒体对名人极重视，凡名人谢世，皆作深度报道，以影响力而言，分整版及半版。当年苏州作家陆文夫去世，苏报以一个整版报道及纪念，备极隆重。

沙曼翁为姑苏名书家，名重一时，又是同辈书家最晚凋零者。数年前，余慕曼翁名，曾与曼翁有一面之缘。时曼翁居姑苏某小巷，已有轻度老年痴呆症，虽尚能对答，记忆力若失，才问及某事，稍后再问及至三问。学生称曼翁已不能握管作书久矣，偶尔有作已如河图洛书。苏州多高龄书家，记忆中以瓦翁最健硕，百龄仍能挥洒，不愧翰苑豪杰。

徐建融自称是民国人，问之，则曰生于1949年前，然其生

活学习受教育及工作皆在新中国，所谓民国人只数日而已。先前徐建融又曾自称“阿拉是上海的陶渊明”。

辛卯夏（2011年）余与陈远、朱永灵、章耀、丘石诸兄联展于南通。展览间歇访双楫堂主秦能。秦先生出示旧藏数件供游目。印象最深者有泰兴籍学人朱东润墨迹二件，一为写给秦能题跋，小字气势健旺，老笔纷披，饶有北碑风韵；一为四尺大幅，笔辣格高又得松灵之趣，绝无书家习气，钦服不置。秦言此作以一部旧手机换得。又示王稚松书法扇面。稚松亦治印，为王个簃得意弟子，余曾病此公书法平平，赏玩真迹乃知稚松于平实一道有深悟，亦自具一种境界，不可率尔非之。又赵古泥印谱，开本颇小，殊合掌中把玩。谱中印拓无多，且红泥走油，然开卷清雅之气流溢，古泥印章以厚实称名，细味则含清刚之趣，故其追求仍雅不失道，是为可贵。

王个簃晚年捐书画及个人收藏于故里，当地政府于文峰塔辟艺术馆对外展示。余最感兴趣者为王个簃文房笔墨，盖工具所示与画家艺术追求关系最为直接。余观个簃所用毛笔多硬毫，且多秃笔，故能藏其锋锐以钝厚示人。

陈兼与诗话，出版问世有《兼于阁诗话》、《荷堂诗话》。据周退密老人告，二本诗话原为一部稿子。《兼于阁诗话》梓行时，出版社虑及诗话所议部分诗人尚在世，恐引起不必要之人事纠葛，故收录诗人皆已故世。删节之文字数年后又以《荷堂诗话》为名由福建美术社出版。

韩天衡弟子唐吉慧多才艺，文字尤其出色，为新海派作



家。其出版随笔集有《旧时月色》，文笔酷似香港作家董桥，长于运思，文字细腻，富于文采，有上海“小董桥”之称。我戏称其“董唐”，借董桥说“董糖”之名。

香港慈善家梁洁华女士捐赠数千万元建清华幼儿园，既成，冠名为“清华清华幼儿园”。梁女士工绘事，主体建筑落成，主厅悬梁女士巨幅绘画，仿西画圣母与天使图，圣母形象实梁女士写照，天使即幼童。

章祖安七十五岁借杭州中国美院举办个展，展名为“指定风波”，以展名理解，意颇自矜。友人吴敢导刘涛师及余观展，于展览内容屡致好评。若“豺狼在邑龙在野，昔何贤能今何愚”，借古讽今，骂得颇狠。又如“英雄已过美人关”，读此初以为自夸，再读边跋文字有“力所不逮也”，乃知秋农卖了个关子，殊发人笑。又如“在座谁非两面派”，是“文革”后秋农与业师王焕镛吴山喝茶时得句，深得乃师称许，由此亦可见其性格。杭人言秋农“狠”，骂人亦自骂，毫不留情面，典型的绍兴人性格。

秋农好武功，年逾七十，尚能辟腿，亲临展场讲解运笔动作关节，都用形声字，如“噤”、“叭”、“波”，是练武之人常发出的声音。吴敢问秋农所习为何门派，师傅姓名，秋农均答不知，言少时所习，当时只知师傅姓氏，历年既久，忘之矣。答大妙。许江以“三奇”概括秋农其人其学其艺，可谓贴切。

秋农颜其书斋曰“佛魔居”，大意如浮士德所云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使及恶魔，言人之两重性。某僧观之，大不以为

然，谓由佛而魔，岂不有读我佛。

甬上张奕辰以“百篆楼”自名，所谓“百篆”指其好集印人篆书，非实指百件，含义广收印人篆书作品之意。曾访百篆楼，楼主以所贮精品示客，叹服其啄泥苦心，十数年不倦，集腋成裘，卓然可观。

南京赏石界有两派，一派以雨花石为主，雨花石体形小，以水浸之，莹亮绚烂，极合案头观赏；另一派主要对象是灵璧石，又分室内清供及庭院陈设二种。前一派多群众，玩者遍布金陵，声势尤大。忆明珠老人告曰，昔亦好雨花石，家中所蓄石子，俱为郊游憩息之余捡拾者，今老矣，不复下楼，遂绝此好。且云即郊游亦不复有此乐。今旅游点出售之所谓雨花石，皆产业化产物，非自然形成。

文物出版社复制中心复制古今书画，有竟达真伪不能分辨者，而以兼工带写一路作品最肖原作。曾诣该社陈列室，有田世光《荷趣图》，制作者为示人复制能力，将复制品与真迹并陈于壁，观者莫识孰真孰伪，即鉴定界人士端详再三，亦无从辨识。后经工作人员指点，乃于印章细微处得以区分。闻该社从纸墨源头着手，精意求之，以真迹为标准，故称逼真。闻有人买得该社复制品直接送拍卖行，拍者以绝真重值争抢。

近十年古书画复制技术日新月异，逼真已非难事。然此中亦有障碍，即古书画复制，要以原件扫描，不用原件，无以求真，而扫描之举于古书画有损。古书画珍品，今大多藏于博物馆，文物部门有规定，外调古书画必得上级部门批准，且手续繁

琐，故复制古书画实非易事。辽博最有魄力，常外借古书画，故其所藏古书画复制品最佳，此全赖辽博历届馆领导之胆识。

黄山书社版《周退密文集》（三卷本）既出，送作者，翻阅才发现将该书列为民国已故词人一类，而周退老至今健在，年已近百。作者致电出版社，该社当即表示要改正，将误印一页拆出重印重装，该书因此迟迟未见世。

浙江老一辈印学家叶一苇晚年归隐故里武义，平生所刻印章原石悉数捐赠当地政府，政府于图书馆辟专室陈列作品，又拨排屋一套作为奖励。叶老今年（2011）九十八，耳聪目明，满头乌发，步履轻盈，与人接谈，并无倦态，记忆力亦强，闻闲暇尚能握管著文，在浙江文艺界亦属罕见。

“文革”后期人美出版《林锴画辑》，有人诣林锴索要画册，林锴言画册手头无多，若不嫌弃愿以原作相奉。当时一般画家出版画册不易，有出版的视之稀罕物，宁愿送原作亦不轻易送画册。林锴当年与沈鹏齐名，且书诗画印俱精，九十年代始遁世不出，及至今日，已少人提及，一代丹青手随其身歿遂不闻于世。

泰兴高俊源（又名睿源）工于楷书，三十年间为泰兴书碑数十面，计有《重建庆云禅寺碑记》《修复法轮塔碑记》《泰兴市沿革》《衡南图书馆题记》等。1994年江苏古籍社集其历年书碑成《高俊源书泰兴市碑刻集》。高氏书碑成，往往亲自拷贝上石，既成，乃由其夫人陈兰芳、婿周幸林、吴跃龙分任镌刻事。石墨刻划，一门上阵，续写苏北金石志，当记高氏一家风雅。

张大千伪石涛，在上海黄宾虹信以为真，宾虹购进后，大千踵门求观，览后言此为仿品，乃取画归还原款。陈半丁在北京，得石涛画，大千往观，遭峻拒，当众家面揭此乃假石涛，画出其手，众不信，大千言画背做有记号，检视果如所言。此画伴藏半丁终生，身后传其子，闻“文革”后流出大陆，为香港某藏家所得。萨本介告，所谓大千假石涛，传实是真石涛，大千购得后重加裱褙，又记号其上，乃倩人售黄售陈，售黄者成功回购，售陈者滞留未返，惜原画流入私人藏家，无法目验。本介云此为某四川裱画师来荣宝斋时相告。

陈从周妻子蒋定是徐志摩表妹，从周编《徐志摩年谱》在材料上有独得之便。张幼仪晚年称陈从周为“爱摩者”。从周晚年丧妻失子，有人劝他续娶，拈诗相报：“老夫不作黄昏恋，孤鸿单雁惯独眠。”

朱京生从事京派画家研究有年，著有《陈半丁》，美术史界颇致好评。京生平日留心于京派画家史料。休沐日常携女逛报国寺地摊，寻觅旧刊资料，不遗余力，每多收获。曾示港台印行齐白石书刊画册，为内地研究者所未见，且撰稿者皆与白石有接触者，所述有史料价值，其余如“文革”美术批判材料收集亦丰。又曾亲往西山寻访拓印画家溥儒早年题刻。

戈革好聚印谱，有钱即斥购，每苦囊空。1956年秋于东安市场遇宣和印社版《吴昌硕印存》，亟欲购之，奈袋底积存有限，印谱标价又稍高，犹豫不决，几度徘徊不能去怀，乃痛下决心，倾囊购归。其书跋述其购印谱经历，有“迩来穷愁失意，有加无已，此谱见于东安市场，踟蹰匝月，昨与周玉言乔无必二兄

重游，乃决意买得，钱囊羞涩，他日艰难，亦宁听之”。书痴窘态，表露无遗。

虞愚早年作书追随于右任，好魏碑书，晚岁自变其体，脱略魏碑轨则，采取疏离之法，笔墨间架放之松之，遂成一半隐一半露自家“虞体”，为学界中之善书者。

史树青晚年从中央民族学院宿舍移居魏公村，该屋原为北大某教师所有，后夫妇俩迁居上海，乃转让史丈。原屋主知庶青丈为名学者，又工书法，提出除结一部分现款外，余者以书法作品相抵。予曾于史家新居见该夫妇。迁入新居后，夫人夏玫云未许庶青丈带书进屋，每云“屋是住人的，不是住书的”为由相拒，史丈观书仍至民院宿舍，每以为苦。予访史丈，见面常叹苦经，言家中无书，如何治学云云。

高潜子有“中原弱侠”印，以印文含义推测，作者既自承文弱书生，又自认胸中存侠义之气，故有“弱侠”之名。瞿宣颖有印，印文曰“宣明体远识，颖达且沉隽”，印文作两行，顶头两字恰嵌“宣颖”二字。朱家溍给晚清内务府大臣英绍之子马士良作书，押角闲章“御赐 事君尽敬”，因朱家溍亦为晚清重臣之孙，书作上钤此印，风趣可掬，有意外之趣。陆稚游为吴下陆氏之后，生长于江东，酷爱浙东山水，晚岁定居浙东，乃刻“生长江东爱浙东”，以两东概括其一生行迹，既简单又明了。

前人爱惜纸墨，偶出误笔，或于款识注明，或另纸重书，以备装裱时挖补更换。曾见商承祚为欧初作金文诗轴，下笔两字出误，乃另取小纸重书，嘱装裱时补换。装池手工极仔细，挖补

处与填入纸块严丝合缝，若不细察，无由发现，殊佩工艺精湛。若置今日，必成大花脸，毫无美感可言。

吴让之于书法博专之义自有见解，言学书用心当于精力充沛时，容易奏效，此皆经验之谈。曾见其致某书帖，谈及书法，谓“文采风流之意，有黄庭阁帖、绢本兰亭足矣，下此虽一步不窥，功力到时便足继武唐贤。然日月易逝，成就当限五十岁前。如仆今日病榻光景，则无及矣，夫复何言。此数行虽信手，幸勿视为泛泛也”。此帖末段又见让之自惜翰墨之情，可谓珍重有加。

名人好择笔，赵之谦官江西，特致函杭州邵芝庄求购该庄制作中书君。严复喜长沙笔，致函友人代购该地花文奎出品羊毫笔，其于1901年3月函友人熊季廉，曰：“平生用长沙笔匠花文奎所制大小楷羊毫，甚为应手。今自天津南来，乏笔可用，欲得花文奎小楷羊毫三枝，中书羊毫十枝，屏笔、对笔各二枝，不知于湘友中能为致之否？”黄永玉晚年为寻觅80年前用过的名笔，结交长沙老笔工，并赠以巨作，以求古法毛锥。

蒋炳昌书斋名“百兰草堂”。所谓百兰，意为藏乃师白蕉书画近百幅。其中有不少为当时求教时白蕉示范之作，并无属款，“文革”后陆续请其友朋补志题识，或补钤印章。蒋氏于白蕉作品，虽片楮尺幅，珍惜如头目。蒋氏博雅多好，书画而外，亦好工艺美术，如古纸、毛笔、竹刻、金石拓片、瓷杂、文玩等均有涉及，且各有撰述。

连城罗方华多年前购得秀州沈景修条幅，沈书平实稳厚，貌不惊人，功力实深，方华为之痴迷不已。壬辰（2012）又以

四万多元得沈氏册页，其后有同时代名士十余人题跋，方华得沈书，喜不自胜，连夜致电告余，且云此为全球沈氏书法拍卖最高价，秀州书人作品得连城书人追捧，实为隔代翰墨因缘。

南京编辑家张昌华、董宁文好作家文人墨迹，有机缘常当面求索。当世文人身边不备笔墨，张、董二君随身提包携带册页及笔墨工具。若遇高龄作家及学人以手边没有毛笔墨汁为由拒写，随声答道：“我提包里都有。”故二君求题百发百中，从无失手之时。

傅抱石喜用日本东京银座“鸠居堂”制山马笔，这种笔笔锋长毫健弹性大。抱石留日时选购不少，终生使用，晚年曾托香港好友唐遵之在东京代购“鸠居堂”制“狸面相笔”，还详细在信中画出大中小笔的各相形状，便于选购。黎雄才用的底纹笔也产于日本，一直用至晚年不废，与黎家山水相始终。

赵穆好制专题印谱，余寓目有《百将百美印谱》《红楼梦人名西厢词句合璧印存》。前者实英雄美人谱，每页钤一印，为赵氏印谱中最知名者，此谱赵氏生前已有三册行世，其子赵小铁1925年扩为八册本。后者止一册，为季瀛山出题请赵穆镌刻。两谱风格相若，用刀在切削之间，既去浙宗琐屑，又无邓、吴流美之习，可谓集浙皖二宗胜长，印面饱满，生气勃勃，不愧晚清印坛妙手。谱中偶出隶楷印，古逸生动，妙趣横生。

寿石工治闲章，印文俱从古贤诗文中得来，如“能自树立不因循”，节昌黎语；如“书亦国华”，语出彦和；如“岁华如昔”，为四明句；又如“苦手”，语见《北史》。其自况闲章，

如“越人燕客”“南方墨客”等，皆语简意明，言之成章。

颜真卿《颜勤礼碑》为唐代名碑，今存西安碑林，自来推为学书者佳臬。学书者临帖，首重此碑，无人致疑此碑。近年小女习书，至坊间觅大字描红本，得《颜勤礼碑》选字本，觉其字不佳，然不以为意，以为此与选本有关，未作深究。友人吴敢兄教学生时，亦取此碑为仿影，过后便觉字劣而稚，殊失规模，以为鲁公早年笔迹。迨暇时仔细研读，按纪年方知是为鲁公七十一岁所作，复收集传世鲁公碑帖，逐一排比，发现此碑存疑之处多多，遂发心作考证，以求真伪。彼曾两度赴西安观碑，考核传世记载《颜勤礼碑》文献，于该碑的避讳、铭文篇幅、书法等问题作考证，乃成《颜真卿“颜勤礼碑”之真伪考辨》一文，确认其为清人借已有文献利用旧碑作伪者。吴敢兄由临书而发现问题，继而实地考察，翻阅文献，细校颜氏诸帖，反复比对，阅数寒暑，终探得真相。其由发现问题，收集材料到做成考辨文字，实大费周章，非做水面文章学者可比。余称吴兄心细如发，又胆大如斗，直可以古书画神探视之。

某作者写成《王世襄传》，私取董桥写王世襄文字为序。此君嫌不过瘾，又效仿董桥口吻，复加一段自夸文字殿后。编辑者以为此得董先生同意，故顺利刊出；董先生一面则又以为此乃无知编辑所为。谁知这一切皆出某作者亲手。消息外传，读书界以笑谈相闻。

今艺术界出书，好聘名人题签，或印若干与名人合影于卷首。此风以书法界为盛。曾见某青年书家作品集，印满与当代学界名流宿耆合影，颇惊叹其交往之广，后得知为某次活动一个时



间段与名流合影，与合影诸家实无熟识及交道可言，印名人合影只为宣传广告。更有艺者凡参加活动或参观展览，相机不离身，见稍有名声者，辄求合影；若遭拒绝，则强行抢拍。某艺者坦言：大名人不易见，若见，必得抓紧时机；又，他日成名人物，必起于今日，故凡微有名者，亦须当机。此非艺术，亦当今艺术生态哲学。若起章克标重写《文坛登龙术》，必条录为补遗。

山阴名书家沈定庵，取法伊墨卿，旁参邓石如、赵之谦，复上溯汉魏，以隶书享盛名，书坛有“隶书王”之称。定庵晚岁好与僧侣往还，寺庙求书，分文不取，且不惧其烦。唯不愿无偿为地方官员作书，有所求，不作无偿应酬，必曰请付润金。定庵此举，颇不遭官场待见。然绍兴收藏界独好定庵，以为以彼之资历，若名家弟子，前后交往者皆文艺界胜流（如沙孟海，陆维钊、丰子恺等），又曾为兰亭书会首任会长，晚年闭门著《绍兴近现代书画史》，近三十年来绍兴艺坛，实无第二人，故视其墨迹为硬通货，市场现定庵字，必有藏家出重值购藏。

“文革”后浙江治手拓印谱之事，以浙江美院水印木刻工厂为先，主其事者为张耕源，稍后西泠印社亦治手拓印谱，主事者为余正。当时浙美手拓印谱只三四种，如《赵之琛印谱》《钱君匋印存》及《刘海粟自用印》等，其余如《吴昌硕自用印谱》《十竹斋印谱》，皆以旧谱为本作锌版，复用手工拓印，边款亦如是。西泠手拓谱则用印社藏浙派名家原石拓印，若《西泠八家手拓印谱》《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四家手拓印谱》等，治此者俱西泠篆刻名手，传闻拓本专供国内图书馆收藏及外销挣外汇之用，为限量编号本，既精致又珍贵，当时售价已不菲，至今身价应在数万元之间。